第一次，我喝酒喝得如此失态。

悠悠醒来时，枕头边坐着常子。我躺在那位于本所工匠店二楼的房间里。

“财尽情亦绝，你说这句话时我还以为是开玩笑，你是认真的？难怪你都不来找我了。管它什么复杂的恩断义绝，我赚钱给你也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然后，她也躺下了，两人一夜未眠。